

[名著百部]
MINGZHU BAI BU

中国现代文学

曹禺文集

[下]



中国现代文学馆 编

华夏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现代文学名著百部/中国现代文学馆编. —北京:华夏出版社, 2000. 5

ISBN 7-5080-2165-7

I. 中… II. 中… III. 文学-作品综合集-中国-现代
IV. I 216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25615 号

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:100028)

新华书店经销

煤炭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750 印张 43848 千字 720 插页

2000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

本辑定价:2960.00 元 精装全套总定价:8800.00 元

(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,可向我社发行部调换)

《中国现代文学名著百部》编委会

主 编 舒 乙

副 主 编 吴福辉 周 明 王智钧

执行编委 于润琦 么志龙 徐金廷

编 委 (以姓氏笔划为序)

于润琦 么志龙 王 信 王富仁

王智钧 田娟华 刘慧英 严家炎

吴福辉 李 今 周 明 林建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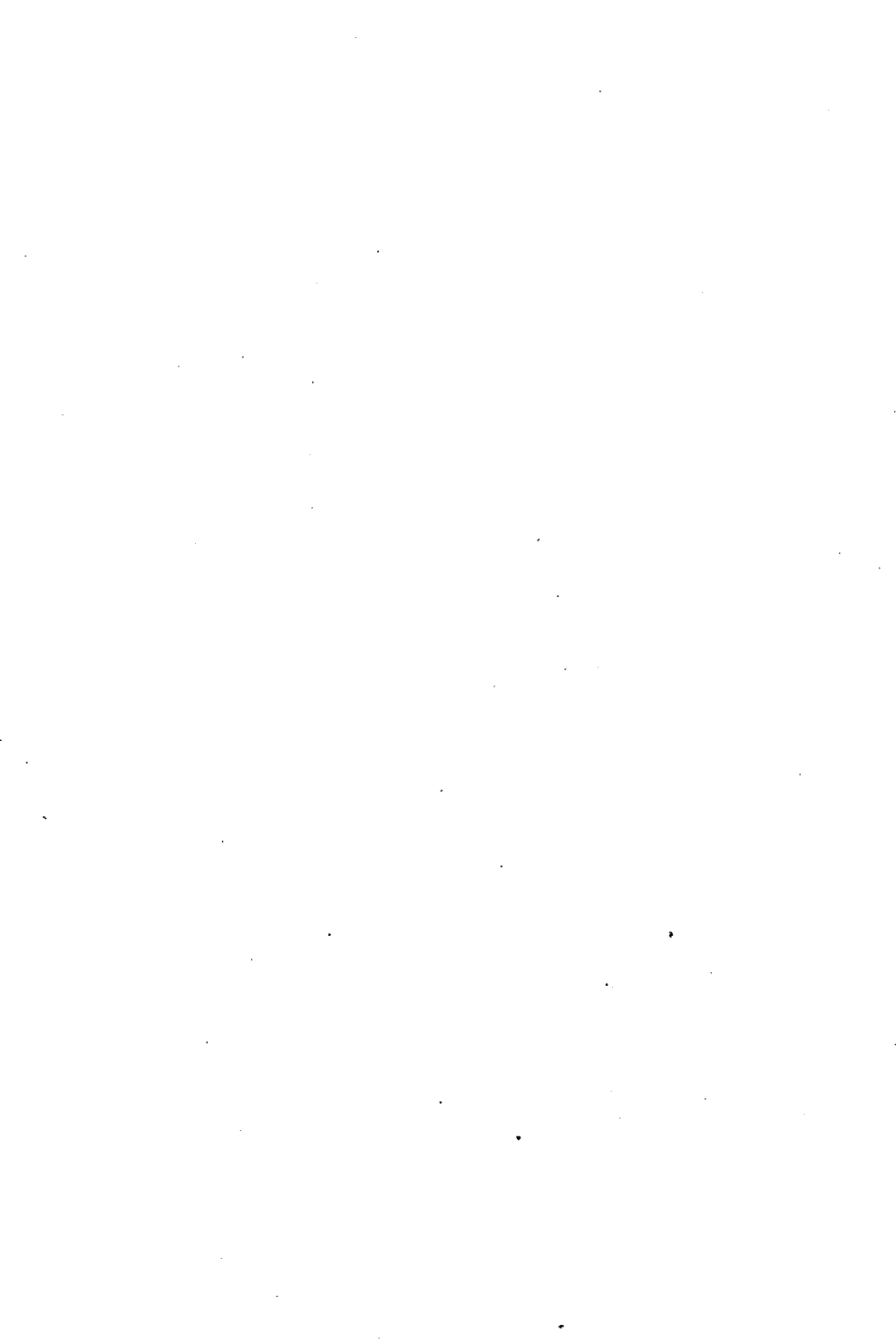
钱理群 徐金廷 舒 乙 樊 骏

目 录

原野(三幕剧)	1
《原野》附记	178
北京人(三幕剧)	179
曹禺小传	361
曹禺主要著译书目	363

原 野

(三幕剧)



人 物

仇 虎——一个逃犯。

白傻子——小名狗蛋，在原野里牧羊的白痴。

焦大星——焦阎王的儿子。

焦花氏——焦大星新娶的媳妇。

焦 母——大星的母亲，一个瞎子。

常 五——焦家的客人。

(第三幕登场人物另见该幕人物表)

时 间

秋天

序幕 原野铁道旁。

——立秋后一天傍晚。

第一幕 焦阎王家正屋。

——序幕十日后，下午六时。

第二幕 景同第一幕。

——同日，夜九时。

——同日，夜十一时。

第三幕 (时间紧接第二幕)

第一景 黑林子，岔路口。

——夜一时后。

第二景 黑林子，林内洼地。

——夜二时后。

第三景 黑林子，林内水塘边。

——夜三时后。

第四景 黑林子，林内小破庙旁。

——夜四时后。

第五景 景同序幕，原野铁道旁。

——破晓，六时后。

序 幕

秋天的傍晚。

大地是沉郁的，生命藏在里面。泥土散着香，禾根在土里暗暗滋长。巨树在黄昏里伸出乱发似的枝桠，秋蝉在上面有声无力地振动着羽翼。巨树有庞大的躯干，爬满年老而龟裂的木纹，矗立在莽莽苍苍的原野中，它象征着严肃、险恶、反抗与幽郁，仿佛是那被禁桎的普绕密休士，羁绊在石岩上。他背后有一片野塘，淤积油绿的雨水，偶尔塘畔簌落簌落地跳来几只青蛙，相率扑通跳进水去，冒了几个气泡；一会儿，寂静的暮色里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一阵断续的蛙声，也很寂寞的样子。巨树前，横着垫高了的路基，铺着由辽远不知名的地方引来的两根铁轨。铁轨铸得象乌金，黑黑的两条，在暮靄里闪着亮，一声不响，直伸到天际。它们带来人们的痛苦、快乐和希望。有时巨龙似的列车，喧赫地叫嚣了一阵，喷着火星乱窜的黑烟，风掣电驰地飞驶过来。仅立刻又被送走了，还带走了人们的笑和眼泪。陪伴着这对铁轨的有道旁的电线杆，一根接连一根，当野风吹来时，白磁箍上的黑线不断激出微弱的呜呜的声浪。铁轨基道斜成坡，前面有墓碑似的哩石，有守路人的破旧的“看守阁”，有一些野草，并且堆着些生锈的铁轨和枕木。

在天上，怪相的黑云密匝匝遮满了天，化成各色狰狞

可怖的形状，层层低压着地面。远处天际外逐渐裂成一张血湖似的破口，张着嘴，泼出幽暗的赭红，象噩梦，在乱峰怪石的黑云层堆点染成万千诡异艳怪的色彩。

地面依然昏暗暗，渐渐升起一层灰雾，是秋幕的原野，远远望见一所孤独的老屋，里面点上了红红的灯火。

大地是沉郁的。

[开幕时，仇虎一手叉腰，背倚巨树望着天际的颜色，喘着气，一哼也不哼。青蛙忽而在塘边叫起来。他抬起一块石头向野塘掷去，很清脆地落在水里，立时娃也吓得不响。他安了心，蹲下去坐，然而树上的“知了”又舌噪地闹起，他仰起头，厌恶地望了望，立起身，正要又取一个石块朝上——遥远一声汽笛，他回转头，听见远处火车疾驰过去，愈行愈远，夹连几声隐微的汽笛。他扔下石块，嘘出一口气，把宽大无比的皮带紧了紧，一只脚在那满沾污泥的黑腿上擦弄，脚踝上的铁镣恫吓地响起来。他陡然又记起脚上的赘累。举起身旁一块大石在铁镣上用力擂击。巨石的重量不断地落在手上，捣了腿骨，血殷殷的，他蹙着黑眉，牙根咬紧，一次一次捶击，喘着，低低地咒着。前额上渗出汗珠，流血的手擦过去。他狂喊一声，把巨石掷进塘里，喉咙哽噎象塞住铅块，失望的黑脸仰朝天，两只粗大的手掌死命乱绞，想挣断足踝上的桎梏。

[远处仿佛有羊群奔踏过来，一个人“哦！哦！”地吆喝，赶它们回栏，羊们乱窜，哀伤地咩咩着，冲破四周的寂静。他怔住了，头朝转那声音的来向，惊愕地谛听。他蓦然跳起来，整个转过身来，面向观众，屏住气息瞩望。——这是一种奇异的感觉，人会惊怪造物者怎么会想出这样一

个丑陋的人形：头发象乱麻，硕大无比的怪脸，眉毛垂下来，眼烧着仇恨的火。右腿打成瘸破，背凸起仿佛藏着一个小包袱。筋肉暴突，腿是两根铁柱。身上一件密结纽祥的蓝布褂，被有刺的铁丝我些个窟窿，破烂处露出毛茸茸的前胸。下面围着“腰里硬”，——一种既宽且大的黑皮带，——前面有一块瓦大的铜带扣，贼亮贼亮的。他眼里闪出凶狠，狡恶，机诈与嫉恨，是个刚从地狱里逃出来的人。

〔他提起脚跟眺望，人显明地向身边来。“哦！哦！”吆喝着，“咩！咩！”羊们拥挤着，人真走近了，他由轨道跳到野塘坡下藏起。

〔不知为什么传来一种不可解的声音，念得很兴高采烈的！“漆叉卡叉，漆叉卡叉，漆叉卡叉，漆叉卡叉，吐兔图吐，吐兔图吐，吐兔图吐，吐兔图吐，……”一句比一句有气力，随着似乎顿足似乎又在疾跑的音响。

〔于是白傻子涨得脸通红，挎着一筐树枝，右手背着斧头，由轨道上跳跳蹦蹦地跑来。他为莫有二十岁，胖胖的圆脸，哈巴狗的扁鼻子，一对老鼠眼睛，眨个不停。头发长得很低，几乎和他那一字眉连接一片。笑起来眼眯成一道缝。一张大嘴整天呵呵地咧着；如若见着好吃好看的东西，下颚便不自主地垂下来，时尔还流出涎水。他是个白痴，无父无母，寄在一个远亲的篱下，为人看羊，斫柴，做些零碎的事情。

白傻子（兴奋地跑进来，自己就象一列疾行的火车）漆叉卡叉，漆叉卡叉，……（忽尔机车喷黑烟）吐兔图吐，吐兔图吐，吐兔图吐，……（忽尔他翻转过来倒退，两只臂膊象一双翅膀，随着嘴里的“吐兔”，一扇一扇地——哦，火车在打倒

轮，他拚命地向后退，口里更热闹地发出各色声响，这次“火车头”开足了马力。然而，不小心，一根枕木拦住了脚，扑通一声，“火车头”忽然摔倒在轨道上，好痛！他咧着嘴似哭非哭地，树枝撒了一道，斧头溜到基道下，他手搁在眼上，大嘴里哇哇地嚎一两声，但是，摸摸屁股，四面望了一下，没人问，也没人疼，并没人看见。他回头望望自己背后，把痛处揉两次，立起来，仿佛是哄小孩子，吹一口仙气，轻轻把自己屁股打一下，“好了，不痛了，去吧！”他唏唏地似乎得到安慰。于是又——)漆叉卡叉，漆叉卡叉……(不，索性放下筐子，两只胳膊是飞轮，眉飞色舞，下了基道的土坡，在通行大车的土道上奔过来，绕过去，自由得如一条龙)漆叉卡叉，吐兔图吐，吐兔图吐，吐兔图吐……(更兴奋了，他咋圆了嘴，学着机车的汽笛)呜——呜——呜。漆叉卡叉，吐兔图吐。呜——呜——呜——(冷不防，他翻了一个跟斗)呜——呜——呜——(看！又翻了一个)呜——呜——呜——，漆叉卡叉，吐兔图吐，——呜——呜——(只吹了一半，还遥遥传来一声低声而隐微的机车笛，他忽而怔住，出了神。他跑上基道，横扒在枕木上，一只耳紧贴着铁轨，闭上眼，仿佛谛听着仙乐，脸上堆满了天真的喜悦)呵呵呵！(不自主地傻笑起来)

[从基道后面立起来仇虎，他始而惊怪，继而不以为意地走到白傻子的身旁。

仇虎 喂！(轻轻踢着白傻子的头)喂！你干什么？

白傻子 (谛听从铁轨传来远方列车疾行的声音，阖目揣摩，很幸福的样子，手拍着轮转的速律，低微地)漆叉卡叉，漆叉卡叉，……(望也没有望，只不满意地伸出臂膊晃一晃)你

……你不用管。

仇虎 (踹踹他的屁股)喂,你听什么?

白傻子 (不耐烦)别闹!(用手摆了摆)别闹!你听,火车头!(指轨道)在里面!火车!漆叉卡叉,漆叉卡叉,漆叉卡叉,……(不由更满足起来,耳朵抬起来,仰着头,似乎在回味)吐兔图吐,吐兔图吐!(快乐地忘了一切,向远处望去,一个人喃喃地)嗯——火车越走越远!越走越远!吐兔图吐,吐兔图吐,……(又把耳朵贴近铁轨)

仇虎 起来!(白不听,又用脚踢他)起来!(白仍不听,厉声)滚起来!(一脚把傻子踹下土坡,自己几乎被铁镣绊个跟头)

白傻子 (在坡下,恍恍惚惚拾起斧头,一手抚摸踢痛了的屁股,不知所云地呆望着仇虎)你……你……你踢了我。

仇虎 (狞笑,点点头)嗯,我跟你!(一只脚又抬到小腿上擦痒,铁镣沉重地响着)你要怎么样?

白傻子 (看不清楚那端人的怪物,退了一步)我……我不怎么样。

仇虎 (狠恶地)你看得见我么?

白傻子 (疑惧地)看……看不清。

仇虎 (走出巨树的暗荫,面向天际)你看!(指自己)你看清了么?

白傻子 (惊骇地注视着仇虎,死命地“啊”了一声)妈!(拖着斧头就跑)

仇虎 (霹雳一般)站住!

[白傻子瘫在那里,口里流着涎水,眼更眨个不住。

仇虎 (恶狠地)妈的,你跑什么?

白傻子 (解释地)我……我没有跑!

仇虎 (指自己,愤恨地)你看我象个什么?

白傻子 (盯着他,怯弱地)象……嗯,……象——(抓抓头发)反正——(想想,摇摇头)反正不象人。

仇虎 (牙缝里喷出来)不象人?(迅雷似地)不象人?

白傻子 (吓住)不,你象,你象,象,象。

仇虎 (狞笑起来,忽然很柔和地)我难看不难看?你看我丑不丑?

白傻子 (不知从哪里来了这么一点聪明,睁大眼睛)你……你不难看,不丑。(然而——)

仇虎 (暴躁地)谁说我不丑!谁说我不丑!

白傻子 (莫明其妙)嗯,你丑!你——丑得象鬼。

仇虎 那么,(向白傻子走去,脚下铛银作响)鬼在喊你,丑鬼在喊你。

白傻子 (颤抖地)你别来!我……我自己过去。

仇虎 来吧!

白傻子 (疑惧地,拖着不愿动的脚步)你……你从哪儿来的。

仇虎 (指远方)天边!

白傻子 (指着轨道)天边?从天边?你也坐火车?(慢慢地)漆叉卡叉,吐兔图吐?(向后退,一面回头,模仿火车打倒轮)

仇虎 (明白狞笑)嗯,“漆叉卡叉,漆叉卡叉”!(也以手做势,开起火车,向白傻子走近)吐兔图吐,吐兔图吐。(进得快,退得慢,火车碰上火车,仇虎蓦地抓着白傻子的手腕,一把拉过来)你过来吧!

白傻子 (痛楚地喊了一声,用力想挣出自己,乱嚷)哦!妈,我不跟你走,我不跟你!

仇虎 (斜眼盯着他)好,你会“漆叉卡叉”,你看,我跟你来个(照着白胸口一拳,白啊地叫了一声,仇虎慢悠悠地)吐——兔——图——吐!(凶恶地)把斧头拿给我!

白傻子 (怯弱地)这……这不是我的。(却不自主把斧头递过去)

仇虎 (抢过斧头)拿过来!

白傻子 (解释地)我……我……(翻着白眼)我没有说不给你。

仇虎 (一手拿着斧头,指着铁镣)看见了么?

白傻子 (伸首,大点头)嗯,看见。

仇虎 你知道这是什么?

白傻子 (看了看,抹去唇上的鼻涕,摇着头)不,不知道。

仇虎 (指着铁镣)这是镢子——金镢子!

白傻子 (随着念)镢子——金镢子!

仇虎 对了!(指着脚)你跟我把这副金镢敲下来。(又把斧头交还他)敲下来,我要把它赏给你戴!

白傻子 给我戴?这个?(摇头)我不,我不要!

仇虎 (又把斧头抢到手,举起来)你要不要?

白傻子 (眨眨眼)我……我……我要……我要!

[仇蹲在轨道上,白倚立土坡,仇正想坐下,伸出他的腿。

仇虎 (猜疑地)等等!你要告诉旁人这副金镢子是我的,我就拿这斧头劈死你。

白傻子 (不明白,但是——)嗯,嗯,好的,好的。(又收下他的斧头)

仇虎 (坐在轨道上,双手撑在背后的枕木上,支好半身的体重,伸开了腿,望着白)你敲吧!

白傻子 (向铁镣上重重打了一下,只一下,他停住了,想一想)可……可是这斧头也……也不是你的。

仇虎 (不耐烦)知道,知道!

白傻子 (有了理)那你不能拿这斧子劈死我。(跟着站起来)

仇虎 (跳起,抢过他的斧头,抡起来)妈,这傻王八蛋,你跟我弄不弄?

〔野地里羊群又在哀哀地呼唤。

白傻子 (惧怯地)我……我没有说不跟你弄。(又接过斧头,仇虎坐下来,白傻子蹲在旁边,开始一下两下向下敲)

〔野塘里的青蛙清脆地叫了几声。

白傻子 (忽然很怪异地看着仇虎)你怎么知道我……我的外号。

仇虎 怎么?

白傻子 这儿的人要我干活的时候,才叫我白傻子。做完了活,总叫我傻王八蛋。(很亲切地又似乎很得意地笑起来)唏!唏!唏!(在背上抓抓痒又敲下去)

仇虎 (想不到,真认不出是他)什么,你——你叫白傻子。

白傻子 嗯,(结结巴巴)他们都不爱理我,都叫我傻王八蛋,可有时也……也叫我狗……狗蛋。你看,这两个名字哪一个好?(得不着回答,一个人叨叨地)嗯,两个都叫,倒……倒也不错,可我想还是狗……狗蛋好,我妈活着就老叫我狗蛋。她说,你看,这孩子长得狗……狗头狗脑的,就叫他狗……狗蛋吧,长……长得大。你看,我……我小名原来叫……叫……(很得意地拍了自己的屁股一下)叫狗蛋!唏!唏!唏(笑起来,又抹一下子鼻涕)

仇虎 (一直看着他)狗蛋,你叫狗蛋!

白傻子 嗯,狗蛋,你……你没猜着吧!(得意地又在背上抓抓)

仇虎 (忽然)你还认识我不认识我?

白傻子 (望了一会,摇头)不,不认识。(放下斧头)你……你认识我?

仇虎 (等了一刻,冷冷地)不,不认识。(忽然急躁地)快,快点敲,少说废话,使劲!

白傻子 天快黑了!我看不大清你的锄子。

仇虎 妈的,这傻王八蛋。你把斧头给我,你跟我滚。

白傻子 (站起)给你?(高举起斧头)不,不成。这斧头不是我的。这斧头是焦……焦大妈的。

仇虎 你说什么?(也站起)

白傻子 (张口结舌)焦……焦大妈!她说,送……送晚了点,都要宰……宰了我。(摸摸自己的颈脖,想起了焦大妈,有了胆子,指着仇虎的脸)你……你要是把她的斧头抢……抢走,她也宰……宰了你!(索性吓他一下,仿佛快刀从颈上斩过,他用手在自己的颈上一摸)喳——喳——喳!就这样,你怕不怕?

仇虎 哦,是那个瞎老婆子?

白傻子 (更着重地)就……就是那个瞎老婆子,又狠又毒,厉害着呢!

仇虎 她还没有死?

白傻子 (奇怪)没有,你见过她?

仇虎 (沉吟)见过。(忽然抓着白傻子的胳膊)那焦老头子呢?

白傻子 (瞪瞪眼)焦老头子?

仇虎 就是她丈夫,那叫阎王,阎王的。

白傻子 (恍然)哦,你说阎王啊,焦阎王啊。(不在意地)阎王早进……进了棺材了。

仇虎 (惊愕得说不出话来)什——么?(立起)

白傻子 他死了,埋了,入了土了。

仇虎 (狠恶地)什么?阎王进了棺材?

白傻子 (不在心)前两年死的。

仇虎 (阴郁地)死了!阎王也有一天进了棺材了。

白傻子 嗯,(不知从哪里听来的)光屁股来的光屁股走,早晚都得入土。

仇虎 (失望地)那么,我是白来了,白来了。